



行吟诗行

□ 陈祥

南太行,有我仰望的高度

噫吁嚱,南太行
大美不言,有我仰望的高度
亿万年地壳翻涌,挺起脊梁
八百里浩浩长风,碾过历史岩层
刀削斧劈,绝壁横亘
每座山峰,都高昂着不屈的头颅

噫吁嚱,南太行
高天澄澈,沧海桑田。谁知道
一座山峰叠着多少生灵,它的
深喉

吞进多少波涛
此刻,幻影从山谷掠过
大海的浪花拍碎在我身旁

噫吁嚱,南太行
壁立千仞。每块石头都是生命的叩问
我伸手触摸往昔的余温,挂壁公路

红旗渠,这人间奇迹
一群草民,以指间的微光,一寸一寸,雕琢着中原大地最沉最重的梦想

噫吁嚱,南太行
等了我亿万年。临渊而立
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山峰
将翅膀交给自由,我从瑟瑟山风中
认清这短暂一生。山山而川
万物不为我所有,在南太行的怀抱
我们必须仰一次头……

皖浙天路观云

不是为了征服
而是投入你的怀抱

车轮破开流动的云
漫过车窗,漫过观景台
伸手抓不住一缕
尘世远远丢在谷底

云自山谷漫上来
擦过崖壁,抚过松梢
路在云里忽隐忽现
分不清,是路通向云
还是云奔赴山路
云是没有堤坝的海
漫过饭甑尖的肩头
一座座山峰,露出仙人模样

立于千米山巅
看云起
也看云散
云从不为谁停留
群山只管静默,接纳所有聚散

云无脚,酒似云
云与群山,岁岁相见
我敬青山,我敬白云
敬此生的快意恩仇
敬此生的陌路相逢
敬此生的恩重如山
敬留在心底云朵般的柔软
干了这一杯,我们腾云驾雾
干了这一杯,我们山水再相逢

在木梨硐仰望星空

我来晚了,木梨硐
别以为云端上的村落,只剩
老人与狗
诸神还居住在山巅
众生必须爬着上来

仿佛来自远古时代的拓荒者
我低下头,一步一步摆脱地球重力
黄昏里声声虫鸣,呼应我急促的呼吸

野蛮生长的草丛,一只瓦蓝瓦蓝的蜻蜓
闪着荧光,这妙不可言的造化!
大山深处
就连石径上疾走的黑蚂蚁,也比我伟大……

浪迹天涯的影子
深陷在木梨硐空灵的夜色中
按山村刻度,老人摆下洗尘酒宴
离星空最近的地方,我们头戴光环

像星宿般坐定。把酒临风,酒酣吟啸

一只蝴蝶从暗处飞来,我肃然而起——

这是祝英台啊!
果然,她在某人头顶久久徘徊……

坐在山巅,伸手摘星辰
醉乡广大,我们无知地谈起化蝶
谈起人生
谈起马斯克、谈起到农村种菜
谈起远方战火、谈起日月星辰
在平原蹲久的人,不知山高地厚
在木梨硐仰望星空,听先贤低语
我为狂妄粗野而羞愧,我为中心安理得

而羞愧,我为虚情假意而羞愧,
我为
失去羞愧而羞愧……

夜难眠。枕着山峰
搂着朵朵浮云,在木梨硐仰望星空

善良的人容易羞愧
山谷深处传来亿万年前的声声海涛

此时此地、此身此心,寄蜉蝣于天地

灿烂星群为我、为某人、为祝英台守夜……

木梨硐有种豪迈
恰似里下河秧歌号子的高亢与嘹亮

那是雄鸡一唱,整条银河轻轻摇晃
撮起嘴巴,我也假充大公鸡“喔~喔~喔~~”

山谷回声,群山沸腾——
果然,没有方言,天下雄鸡叫声都一样

我来晚了,木梨硐
诸神还居住在山巅
众生必须爬着上来
在木梨硐仰望星空,羞涩的人也会
壮怀激烈,仰天长啸……

我扶郁达夫在富春江畔徘徊

这是郁达夫沉醉的晚风
我在富春江边打了三个喷嚏
他说最辣的酒能驱除身体的寒

郁达夫领我在今日江畔远望
一身山水还留着当年的诗意
山收进雾,树收进影子,江流入我胸怀。
醉眼迷离,我就是
自带风骨的古人……

不问王侯,只伴江湖
严子陵在此垂钓清风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
一纸诗文,吴均定格天下独绝
青山见我,黄公望蘸尽江南秀色
一截刺山,一卷烟云,只此青绿

酒醉鞭名马,情多累美人
晚风沉醉,我扶郁达夫在江畔徘徊
江不需要整条的,山不需要完整的
古代的君子啊,非要那么完完整整

奈何,奈何,既见君子
皇帝的御笔,只是涂鸭

世界再大,大不过安身立命
有家。人间再美,美不过“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题记

在南京住些时日
我又来北京“度假”
晚年的我,就像
一只候鸟
光一样的高铁
是我飞翔的翅膀

南京有我的老窝
北京有我的新家
我在一南一北两头
来来往往
我的爱,也在这里
此生彼长

谁能想到啊,我
一个苏北的乡巴佬
退休后,成了南京人
又从南京人,冷不丁
沾上“北京人”的光
——沧海桑田
人生无常啊!

我又像一叶风箏
时儿飘向南方
时儿飘向北方
南京,北京
两个城市身份不同

风把九月最后一页日历撕下
天空便露出淡淡的底色
那是云朵洗净铅华的模样
一抹蓝,一团白
恰好装下整个秋天的遐想

午后的阳光还在逞强
把夏天的余温漫洒在肩上
可早晚的风已经转凉
凉得刚好,让人清醒
静看一脉时光流淌

梧桐叶开始练习告别
每一片都打着旋儿
像在跳一支不知结局的舞

桂花不声不响地开了
香气翻过墙头
去敲隔壁人家的窗
它比谁都懂得
有些美好,不必声张

我就坐在季节的埡口
看风来,看雨落
看浅秋的时光不疾不徐
正朝我走来

低头,看见地上一片黄叶
叶子落下,不是树不挽留
是它要去给大地写一封信
用最金黄的字迹
落款在十月的渡口

而树站在原地
把空出来的枝丫伸向天空
像刚写完一封信的人
终于腾出了手
去接一场雨

九月,我轻轻合上你的门
十月,我已在一场桂花雨里
站成等待的姿势

有时候一天很长,
长到要反复提醒自己——
天亮了,早晨了,
然后才是下午、傍晚,和迟迟
不肯到来的夜。

有时候一天又短得惊人,
一抬头,暮色已落,
“啊,这就结束了吗?”
我翻了翻日子,
快的日子,是跟同频共振的人一起度的;
慢的日子,是离群索居,心里空落落的。

南京,北京

□ 于宇

都是我
栖息的芳草地哟
都是我
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更像一架天平
两座城,就像
两颗砝码
孰重? 孰轻?
每天,我都在
心里掂量,却总
称不出斤两

我爱南京的烟火气
也爱北京的“高大上”
在南京,我常惦记
北京工作、学习的儿孙
——深夜,18号楼
那盏灯,是否还在亮
在北京,我依稀瞧见
南京生活的小区
——曲径通幽
众鸟合唱
白褂白裤老爷子
一招一式
劈出的高亢

一叶飞鸿传秋信(外一首)

□ 尤琦

等你来时,替我问一声
那些先走的叶子
有没有在泥土里
收到十月的回信

珠湖晚眺

秋深了。堤岸把落日
含成一颗琥珀
霞锦在天边铺开
像无数未及说出的句子
一寸一寸,沉入湖心
湖面浮起万顷碎金
落日将尽时
把光轻轻打碎
匀给每一道波心
人间忽然很富有

驿路还在。赶路的人还在
人声把云和水
磨得发亮
而我是那个
迟迟没有登舟的人
看一片帆,像一滴墨
点破一整幅烟波
旷远就是:你走了很久
回头时
出发的地方还在原处等你

古柳垂着
风从千年前穿过我的袖口
它曾系住多少征桡
就曾松开多少手
如今系缆桩上
拴着一朵闲云

有时候

□ 安琪

那种空,像风中打转的枯叶,
不知该落向哪里。
看完《给阿嬷的情书》,
忽然懂了木生为什么想家,
想淑柔——
因为家里有生活的温度:
要刺绣,要洗橄榄、熬橄榄菜,
要以劳作养活自己,

哦,太阳出来了!
南京,北京
共沐一片辉煌
八达岭游客如织
夫子庙人气一定火旺
香山漫山遍野红枫
流光溢彩
秦淮河桨声灯影
亦然如诗如画……

我不再是一只孤雁
不再叹息,雁鸣三声
无人接唱
——儿孙绕膝
人间自有欢乐
两座城,都是爱河
任由我徜徉

听惯了南京人口头禅:
“阿吃过了啊?”
“大萝卜”,真心直爽
喜欢上北京人大嗓门:
“得嘞,回儿见!”
热乎乎,一口京腔
南京,北京
一样的接地气
一样的热心肠

我熟悉又亲切的
南京啊!
我深爱又崇敬的
北京啊!

慢慢,慢慢地荡
荡过晨昏
来者不必是征人
去者不必有归期
被松开的手变成风
吹过另一片湖堤

鹭影从芦花上
滑过去
像一行未写完的波纹
自己找到了归处
雪一样的芦花
风一吹就飞
飞了千年还在飞
它们只是换一种方式
悬在天空和湖面之间
轻的东西
从来不需要落地
也不需要归还

水把天收进去
天把水铺开
秦邮一色
天地俱广,俱慷慨
我站在广大的中央
忽然小成一片帆
一根柳,一朵云,一只鹭
也忽然大到可以装下
这一整座湖的黄昏
宽广不是天连着水
是你终于允许自己
被风景穿过

夜深了
湖还在
落日沉下去的地方
明天会浮上来另一轮
我在此刻站着
像一枚小小的系缆桩
把整个秋天
轻轻拴住
又轻轻松松开

也要以劳作稳住心神。
人类终归是孤独的,
不可能永远有人并肩而行。
那用什么来安放本心呢?
我们大概要用一生去找这个答案。
可无论思绪飞得多远,
回头看见餐桌上的热饭菜,
听见厨房里叮咚的声响,
看见那个愿意为你下厨的人——
原来,他/她也是我们的淑柔啊。
他/她就在这儿,
用一蔬一饭,接住了我们所有的飘零。